

医学衷中参西录

中药解读

张锡纯 原著

王吉匀等 整编



医学衷中参西录

中药解读

张锡纯

原著

王吉匀

李朝晖

李俊民

董林林

阎庆莉

潘兴芳

李福强

董左成

冯柳溪

整编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药解读/张锡纯原著;王吉匀等整编. — 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ISBN 7-5375-3453-5

I. 医… II. ①张…②王… III. 中国医药学—中国—民国 IV. 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4327 号

医学衷中参西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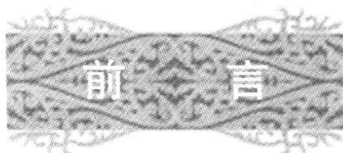
(中药解读)

张锡纯 原著

王吉匀等 整编

出版发行	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邮编:050061)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375
字 数	119000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000
定 价	12.00 元

<http://www.hkpress.com.cn>



《医学衷中参西录》系已故名医张锡纯所著，该书自1918年分期出版，于1934年出齐，全书共七期三十卷。

张锡纯（1860～1933），字寿甫，河北省盐山县人。先生素怀济世之心，而抱负未展，于斯幡然改计，藉医药活人济世，以道其利济之怀，即范文正公“不为良相，必为良医”也。因而先生潜心研究医学，对医学典籍，远自农轩，近至清代，靡不深研博览，采撷精华，并能“举古人之规矩准绳而扩充之，变化之，引申触长之”，“遵古更与古为新”，以期“中华医学大发光明于全球之上”。对中西医学，主张“互取所长，补己之短”，为我国倡导中西医汇通的先驱者。先生这种治学态度和以发扬中医为己任的精神，诚令人钦佩。

由于刻苦钻研医学，在青年时代，于教读之余，锡纯先生就为人治病，且常能使众医束手之症，起死回生。辛亥革命后，充军德州，后移师武汉，为

军医正，每能力挽沉疴，因而医名威震。后由内政部长举荐，应聘沈阳，建立达医院，为一院之长。由于医与名进，声噪海内，时与江苏陆晋笙、杨如侯，广东刘蔚楚同负盛名，为医林四大家，与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为名医三张。当时《奉天医学杂志》、《上海中医杂志》、《医界春秋》、《杭州三三医报》、《新加坡医学杂志》等医学志报，均先后聘锡纯先生为特邀撰稿人，并以刊登先生撰著为荣。因此，锡纯先生发表了很多有创见性的论文。因先生医名日隆，很多有志之士，多列先生之门，如隆昌周禹锡、如皋李慰农、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等，诸子亦医名远播。直奉战后，锡纯先生隐居天津，设国医函授学校，著述客徒，培养了很多中医人才。

综上所述，锡纯先生确是我国医学史上一位捍卫与发扬中医学的杰出人物，当时医界称其为“执全国医坛之牛耳者”。而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堪称理论联系实际典范，当时《山西医学杂志》称之为“医书中第一可法之书”，《绍兴医报》称其为“医家必读之书”，据《奉天医学杂志》所载，朝鲜人称该书为“至贵至宝之救命书”，而且当时各省立医校多以此为教材。几十年前，该书不失为站在时代前沿的伟著，时至今日，仍是一本授人以巧的杰作。对于指导临床防病治病、

科学研究，仍是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特别是对药物的研究，锡纯先生在深谙《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对药物进行了多方研考，如对小茴香是否有毒，不惜下问厨师；为了体验药物的性能，还对很多药物亲自进行尝试，即使是甘遂、细辛、麻黄等峻猛之品，巴豆、硫黄等有毒之药，亦先验于己，而后施于人；为了辨赤石脂、酸石榴、土鳖虫等药的真伪及应用，常遍访药市。因此，对药物的认知与应用，多有独到见解，如参耆利尿，白矾化痰清热，三七消疮肿、止疼痛，水蛭生用治瘀血癥结，不但发展了古人的学说，而且扩大了中药的效用。特别是善于运用生石膏、生山药，在医林尤擅盛名。上世纪50年代，河北省石家庄市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成功，并获国家嘉奖，即是受先生应用生石膏经验的启迪；而今人用山萸肉抗休克，亦是先生以萸肉救脱的具体应用。《医学衷中参西录》四期一至四卷，就是先生对近百种中药精心研究的硕果。为了传播先生的经验，广泛应用于临床，指导防病治病，提高医疗效果，我们将《医学衷中参西录》四期一至四卷校勘成册，定名为《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药解读》，以便广为流传。

校勘时，除对书中错讹衍倒进行核校并加句读外，且将其他卷次论述中药一些内容吸纳于相应条

目之下，如将“治疗疮宜重用大黄”一些内容归并于“大黄解”下，将“论三七有特异之功能”一些内容归并于“三七解”内，将“羚羊角辨”一些内容归并于“羚羊角解”中，这样可使内容更加充实完善。另外，囿于所处时代，锡纯先生的学术思想“还没有摆脱当时学术上改良主义的影响，其学术观点，也反映了不少唯心主义的成分，对西医的学术认识与研究，自今日观之，不免还有些片面和肤浅，特别是以中医理论来比附西医理论，亦多牵强之处”，有的“甚至有悖于科学”，如龙骨是“天地之元气……潜藏地中，则元阳栖止之处，必有元阴以应之，阴阳会合，得地气而成形”；又如，认为黄耆“其质轻松，中含氧气，与胸中大气有同气相求之妙用”，“炉心有氢气，人腹中亦有氢气，黄耆能引腹中氢气上达于肺，与吸入之氧气相合而化水”等。对于此类内容，则予以删减。以期藉此校勘、修订，使其内容更加精炼、系统、完整、科学。

斧凿一位医坛伟人的巨著，虽然力求准确恰当，但由于水平所限，不妥之处恐怕难免，诚望广大读者及医界同仁，不吝教正，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

王吉匀

2006年7月于天津

目 录

石膏解	(1)	当归解	(70)
人参解 (附: 人参 形状考)	(19)	芍药解	(72)
西洋参解	(26)	芎蒭解	(75)
黄耆解	(27)	大黄解	(76)
山萸肉解	(35)	朴硝、硝石解	(77)
白术解	(40)	厚朴解	(79)
赭石解	(42)	麻黄解	(80)
山药解	(55)	柴胡解	(82)
地黄解	(59)	桂枝解	(85)
甘草解	(62)	三七解	(87)
朱砂解	(64)	滑石解	(92)
鸦胆子解	(65)	牛膝解	(93)
龙骨解 (附: 龙齿)	(66)	远志解	(94)
牡蛎解	(68)	龙胆草解	(95)
石决明解	(69)	半夏解	(95)
玄参解	(69)	栝蒌解	(96)
		天花粉解	(97)
		干姜解	(98)

生姜解	(102)	茯苓、茯神解	(129)
附子、乌头、天		木通解	(131)
雄解	(103)	蒲黄解	(132)
肉桂解	(106)	三棱、莪术解	(133)
知母解	(107)	乳香、没药解	(134)
天门冬解	(108)	常山解	(136)
麦门冬解	(109)	山楂解	(137)
黄连解	(110)	石榴解	(138)
黄芩解	(112)	龙眼肉解	(139)
白茅根解	(113)	柏子仁解	(140)
芎藭、芦根解	(115)	大枣解	(141)
鲜小蓟根解	(116)	胡桃解 (亦名核桃)	
大麦芽解	(117)		(143)
茵陈解	(118)	五味子解	(144)
莱菔子解	(119)	革薨解	(145)
枸杞子、地骨皮解		鸡内金解	(146)
.....	(120)	穿山甲解	(149)
海螵蛸、茜草解 ...	(121)	蜈蚣解	(149)
罂粟壳解	(123)	水蛭解	(152)
竹茹解	(123)	蝎子解	(153)
沙参解	(124)	蝉退解	(154)
连翘解	(126)	羚羊角解	(154)
川楝子解	(127)	血余炭解	(162)
薄荷解	(127)	指甲解	(162)

石 膏 解

石膏凉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外感有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神农本草经》谓其微寒，则性非大寒可知；且谓其宜于产乳，其性尤纯良可知。医者多误认为大寒而煨用之，则宣散之性变为收敛（点豆腐者必煨用，取其能收敛也），以治外感有实热者，竟将其痰火敛住，凝结不散，用至一两即足伤人，是变金丹为鸩毒也。夫石膏之质甚重，七八钱不过一大撮耳。以微寒之药，欲用一大撮扑灭寒温燎原之热，又何能有大效。是以愚用生石膏以治外感实热，轻证亦必至两许；若实热炽盛，又恒重用至四五两，或七八两，或单用，或与他药同用，必煎汤三四茶杯，分四五次徐徐温饮下，热退不必尽剂。如此多煎徐服者，欲以免病家之疑惧，且欲其药力常在上焦、中焦，而寒凉不至下侵致滑泻也。盖石膏生用以治外感实热，断无伤人之理，且放胆用之，亦断无不退热之理。惟热实脉虚者，其人必实热兼有虚热，仿白虎加人参汤之义，以人参佐石膏，而石膏得人参，能使寒温后之真阴顿复，而余热自清。

附案 长子荫潮，七岁时，感冒风寒，四五日间，身大热，舌苔黄而带黑。孺子苦服药，强与之即呕吐不止。遂单用生石膏两许，煎取清汤，分三次温饮下，病稍愈。又煎生石膏二两，亦徐徐温饮下，病又见愈。又煎生石膏三两，徐徐饮下如前，病遂全愈。夫以七岁孺子，约一昼夜间，共用

生石膏六两，病愈后饮食有加，毫无寒中之弊，则石膏果大寒乎？抑微寒乎？此系愚初次重用石膏也。故第一次只用一两，且分三次服下，犹未确知石膏之性也。世之不敢重用石膏者，何妨若愚之试验加多，以尽石膏之能力乎？

同邑友人赵厚庵之夫人，年近六旬得温病，脉数而洪实，舌苔黄而干，闻药气即呕吐。俾单用生石膏细末六两，以作饭小锅（不用药甑，恐有药味复呕吐）煎取清汤一大碗，恐其呕吐，一次只温饮一口，药下咽后，觉烦躁异常，病家疑药不对证。愚曰：“非也，病重药轻故也。”饮至三次，遂不烦躁，阅四点钟尽剂而愈。

同邑友人毛仙阁之三哲嗣印棠，年三十二岁，素有痰饮，得伤寒证，服药调治而愈。后因饮食过度而复，服药又愈。后数日又因饮食过度而复，医治无效。四五日间，延愚诊视，其脉洪长有力，而舌苔淡白，亦不燥渴，食梨一口即觉凉甚，食石榴子一粒，心亦觉凉。愚舍证从脉，为开大剂白虎汤方。因其素有痰饮，加清半夏数钱，其表兄高夷清在座，邑中之宿医也，疑而问曰：“此证心中不渴不热，而畏食寒凉如此，以余视之虽清解药亦不宜用，子何所据而用生石膏数两乎？”答曰：“此脉之洪实，原是阳明实热之证，其不觉渴与热者，因其素有痰饮湿盛故也。其畏食寒凉者，因胃中痰饮与外感之热互相胶漆，致胃腑转从其化与凉为敌也。”仙阁素晓医学，信用愚言，两日夜间服药十余次，共用生石膏斤余，脉始和平，愚遂旋里。隔两日复来相迎，言病人反复甚剧，形状异常，有危在顷刻之虑。因思此证治愈甚的，何至如此反复。即至相隔三里强，见其痰涎壅盛，连连咳吐不渴，精神恍惚，言语错乱，身体颤动，诊其脉平和

无病，惟右关胃气稍弱。愚恍然会悟，急谓其家人曰：“此证万无闪失，前因饮食过度而复，此次又因戒饮食过度而复也。其家人果谓有鉴前失，数日之间，饮食甚少。愚曰：“此无须用药，饱食即可愈矣。”其家人虑其病状若此，不能进食。愚曰：“无庸如此多虑，果系由饿而得之病，见饮食必然思食，”其家人依愚言，时已届晚八点钟，至黎明进食三次，每次搏节与之，其病遂愈。

石膏之凉，虽不如冰，而其退热之力，实胜冰远甚。邻村龙潭庄张叟，年过七旬，于孟夏得温病，四五日间烦热燥渴，遣人于八十里外致冰一担，日夜放量食之，而烦渴如故。其脉洪滑而长，重按有力，舌苔白厚，中心微黄，投以白虎加人参汤，方中生石膏重用四两，煎汤一大碗，分数次温饮下，连进二剂，烦热燥渴全愈。

又沈阳县尹朱霭亭夫人，年过五旬，于戊午季秋得温病甚剧。先延东医治疗，所服不知何药，外用冰囊以解其热。数日热益盛，精神昏昏似睡，大声呼之亦无知觉，其脉洪实搏指。俾将冰囊撤去，用生石膏细末四两，粳米八钱，煎取清汁四茶杯，约历十点钟，将药服尽，豁然顿醒。霭亭喜甚，命其公子良佐，从愚学医。

又友人毛仙阁夫人，年近七旬，于正月中旬，伤寒无汗。原是麻黄汤证，因误服桂枝汤，汗未得出，上焦陡觉烦热恶心，闻药气即呕吐，但饮石膏所煮清水及白开水亦呕吐。惟昼夜吞小冰块可以不吐，两日之间，吞冰若干，而烦热不减，其脉关前洪滑异常。俾用鲜梨片，蘸生石膏细末嚼咽之，遂受药不吐，服尽二两而病愈。

石膏之性，又善清瘟疫之热。奉天友人朱贡九之哲嗣文

治，年五岁，于庚申立夏后，周身壮热，出疹甚稠密，脉象洪数，舌苔白厚，知其疹而兼瘟也。欲用凉药清解之，因其素有心下作疼之病，出疹后贪食鲜果，前一日犹觉疼，又不敢投以重剂，遂勉用生石膏、玄参各六钱，薄荷叶、蝉退各一钱，连翘二钱。晚间服药，至翌日午后视之，气息甚粗，鼻翊煽动，咽喉作疼，且自鼻中出血少许，大有烦躁不安之象。愚不得已，重用生石膏三两，玄参、麦冬（带心）各六钱，仍少佐以薄荷、连翘诸药，俾煎汤三茶盅，分三次温饮下。至翌日视之，则诸证皆轻减矣。然余热犹炽，其大便虽行一次，仍系燥粪，其心中犹发热，脉仍有力。遂于清解药中，仍加生石膏一两，连服二剂，壮热始退，继用凉润清毒之药，调之全愈。

石膏之性，又善清咽喉之热。沧州友人董寿山，年三十余，初次感冒发颐，数日颌下颈项皆肿，延至膺胸，复渐肿而下。其牙关紧闭，惟自齿缝可进稀汤，而咽喉肿疼，又艰于下咽。延医调治，服清火解毒之药数剂，肿热转增。时当中秋节后，淋雨不止，因病势危急，冒雨驱车三十里迎愚诊治。见其颌下连项，壅肿异常，状类时毒（疮家有时毒证），抚之硬而且热，色甚红，纯是一团火毒之气，下肿已至心口，自牙缝中进水半口，必以手掩口，十分努力方能下咽。且痰涎壅滞胸中，上至咽喉，并无容水之处，进水少许，必换出痰涎一口。且觉有气自下上冲，时作呃逆，连连不止，诊其脉洪滑而长，重按有力，兼有数象。愚曰：“此病俗所称虾蟆瘟也，毒热炽盛，盘踞阳明之府，若火之燎原，必重用生石膏清之，乃可缓其毒热之势。”从前医者在座，谓“曾用生石膏一两，毫无功效。”愚曰：“石膏乃微寒之药，

《本经》原有明文，如此热毒，仅用两许，何能见效。”遂用生石膏四两，金钱重楼、清半夏各三钱，连翘、蝉退各一钱（为咽喉肿甚，表散之药，不敢多用），煎服后，觉药停胸间不下，其热与肿似有益增之势，知其证兼结胸，火热无下行之路，故益上冲也。幸药房即在本村，复急取生石膏四两，生赭石三两，又煎汤徐徐温饮下，仍觉停于胸间。又急取生赭石三两，蒺仁二两，芒硝八钱，又煎汤饮下，胸间仍不开通。此时咽喉益肿，再饮水亦不能下，病家惶恐无措。愚晓之曰：“我所以亟亟连次用药者，正为此病肿势浸增，恐稍迟缓，则药不能进，今其胸中既贮如许多药，断无不下行之理，药下行则结开便通，毒火随之下降，而上焦之肿热必消矣。”时当晚十点钟，至夜半药力下行，黎明下燥粪数枚，上焦肿热觉轻，水浆可进。晨饭时，牙关亦微开，服茶汤一碗。午后，肿热又渐增，抚其胸热犹烙手，脉仍洪实。意其燥结必未尽下，遂投以大黄六钱，芒硝五钱，又下燥粪兼有溏粪，病遂大愈。而肿处之硬者，仍不甚消，胸间抚之犹热，脉象亦仍有余热。又用生石膏三两，金银花、连翘各数钱，煎汤一大碗，分数次温饮下，日服一剂，三日全愈（按：此证二次即当用芒硝、大黄）。

石膏之性，又善清头面之热。愚在德州时，一军士年二十余，得瘟疫，三四日间，头面悉肿，其肿处皮肤内含黄水，破后且溃烂，身上间有斑点。闻人言此证名大头瘟，其溃烂之状，又似瓜瓢瘟，最不易治。惧甚，求为诊视。其脉洪滑而长，舌苔白而微黄，问其心中，惟觉烦热，嗜食凉物。遂晓之曰：“此证不难治，头面之肿烂，周身之斑点，无非热毒入胃，而随胃气外现之象，能放胆服生石膏可保全

愈。”遂投以拙拟青孟汤，方中石膏改用三两，知母改用八钱，煎汁一大碗，分数次温饮下，一剂病愈强半，翌日于方中减去荷叶、蝉退，又服一剂全愈。外感痰喘，宜投以《金匱》小青龙加石膏汤。若其外感之热，已入阳明之府，而小青龙中之麻、桂、姜、辛诸药，实不宜用。曾治奉天同善堂中孤儿院刘小四，年八岁。孟秋患温病，医治十余日，病益加剧。表里大热，喘息迫促，脉象洪数，重按有力，知犹可治。问其大便，两日未行，投以大剂白虎汤，重用生石膏二两半，用生山药一两以代方中粳米。且为其喘息迫促，肺中伏邪，又加薄荷叶一钱半以清之。俾煎汤两茶盅，作两次温饮下，一剂病愈强半，又服一剂全愈。

又邑北境于常庄，于某，年四十余。为风寒所束不得汗，胸中烦热，又兼喘促，医者治以苏子降气汤，兼散风清火之品，数剂，病益进。诊其脉，洪滑而浮，投以拙拟寒解汤，须臾上半身即出汗，又须臾觉药力下行，其下焦及腿亦皆出汗，病若失。

用生石膏以退外感之实热，诚为有一无二之良药。乃有时但重用石膏不效，必仿白虎加人参汤之义，用人参以辅之，而其退热之力始大显者，兹详陈数案于下，以备参观。

伤寒定例，汗、吐、下后，用白虎汤者加人参，渴者用白虎汤亦加人参。而愚临证品验以来，知其人或年过五旬，或壮年在劳心劳力之余，或其人素有内伤，或禀赋羸弱，即不在汗、吐、下后与渴者，用白虎汤时，亦皆宜加人参。曾治邑城西傅家庄傅寿朋，年二十。身体素弱，偶觉气分不舒。医者用三棱、延胡等药破之，自觉短气，遂停药不敢服。隔两日忽发喘逆，筋惕肉动，精神恍惚。脉数至六至，

浮分摇摇，按之若无。肌肤甚热，上半身时出热汗。自言心为热迫，甚觉怔忡。其舌上微有白苔，中心似黄。统观此病情状，虽陡发于一日，其受外感已非一日，盖其气分不舒时，即受外感之时，特其初不自觉耳。为其怔忡太甚，不暇取药，急用生鸡子黄四枚，温开水调和，再将其碗置开水盆中，候温服之，喘遂止，怔忡亦见愈。继投以大剂白虎加人参汤，方中生石膏用三两，人参用六钱，更以生怀山药代方中粳米，煎汤一大碗，仍调入生鸡子黄三枚，徐徐温饮下，尽剂而愈。

又邑北六间房王姓童子，年十七，于孟夏得温病。八九日间呼吸迫促，频频咳吐，痰血相杂。其咳吐之时疼连胸肋，上焦微嫌发闷。诊其脉确有实热，而数至七至（凡用白虎汤者，见其脉数至七至或六至余者，皆宜加参），摇摇无根。盖其资禀素弱，又兼读书劳心，其受外感又甚剧，故脉象若是之危险也。为其胸肋疼闷，兼吐血，拟用白虎加人参汤，以生山药代粳米，而人参不敢多用。方中之生石膏仍用三两，人参用三钱，又加竹茹、三七（捣细冲服）各二钱，煎汤一大碗，徐徐温饮下，一剂血即止，诸病亦见愈。又服一剂全愈。用三七者，不但治吐血，实又兼治胸肋之疼也。

寒温之证，最忌舌干，至舌苔薄而干，或干而且缩者，尤为险证。而究其原因，却非一致，有因真阴亏损者，有因气虚不上潮者，有因气虚更下陷者，皆可治以白虎加入人参汤，更以生山药代方中粳米，无不效者。盖人参之性，大能补气，元气旺而上升，自无下陷之虞。而与石膏同用，又大能治外感中之真阴亏损。况又有山药、知母以濡润之乎？若脉象虚数者，又宜多用人参，再加玄参、生地滋阴之品，煎

汤四五茶盅，徐徐温饮下。一次只饮一大口，防其寒凉下侵，致大便滑泻，又欲其药力息息上达，升元气以生津液，饮完一剂，再煎一剂，使药力昼夜相继，数日火退舌润，其病自愈。曾治一邻村刘姓童子，年十三岁，于孟冬得伤寒证，七八日间，喘息鼻煽动，精神昏愤，时作谵语，所言皆劳力之事。其脉微细而数，按之无力。欲视其舌，乾缩不能外伸。启齿视舌皮若癍点作黑色，似苔非苔，频饮凉水毫无濡润之意。愚曰此病必得之劳力之余，胸中大气下陷，故津液不能上潮，气陷不能托火外出，故脉道瘀塞，不然何以脉象若是，恣饮凉水而不滑泻乎。病家曰：先生之言诚然，从前延医服药分毫无效，不知尚可救否。曰：此证按寻常治法一日只服药一剂，即对证亦不能见效，听吾用药勿阻，定可挽回。遂用生石膏四两，党参、知母、生山药各一两，甘草二钱，煎汤一大碗，徐徐温饮下，一昼夜间，连进二剂，其病遂愈。

仲景治伤寒脉结代者，用炙甘草汤，诚佳方也。愚治寒温，若其外感之热不盛，遇此等脉，即遵仲景之法。若其脉虽结代，而外感之热甚实者，宜用白虎加人参汤，若以山药代粳米，生地代知母更佳。有案详人参解中，可参观。

从来产后之证，最忌寒凉。而果系产后温病，心中燥热，舌苔黄厚，脉象洪实，寒凉亦在所不忌。然所用寒凉之药，须审慎斟酌，不可慢然相投也。愚治产后温证之轻者，其热虽入阳明之府，而脉象不甚洪实，恒重用玄参一两，或至二两，辄能应手奏效。若系剧者，必用白虎加人参汤方能退热。然用时须以生山药代粳米、玄参代知母，方为稳妥。处方编中白虎加人参以山药代粳米汤下附有验案可参观。盖